

於法網極受其刑之慘也。夫殺以止殺。辟以止辟。古聖王設爲是刑。原所以警小人。而欲共勉爲君子。懷之則爲君子。蹈之則爲小人。爲君子者刑可免。賞且隨之。爲小人者。既蹈於刑。身不可保。嗚呼。人何不樂爲君子。而竟甘爲小人也。

醒世要言初集卷三

三十夕

漢車騎將軍張益德

桃園共起挽炎劉。不滅孫曹死不休。長坂橫矛寒敵膽。江州血劍墮奸謀。乾坤獨挺英雄盡。日月孤懸節義留。剛烈性情忠耿志。至今懍懍貫千秋。

赤松曰。桓侯到壇。必有忠烈之語。以警世。

呂仙曰。方今國步艱難。時事孔亟。桓侯忠烈懍懍。請發爲文。以挽之。

張益德曰。書固人心文。

固人心文

國之所與立者。在於人心之固。傳曰。民爲邦本。又曰。眾志成城。誠以人藉國而立。國藉民而存。國與民實相與維繫。果能上下一心。在上者以正己治人爲務。在下者以奉公愛國爲心。無粉飾。無澆漓。無損下而益上。無戀私以害公。措天下於乂安。猶反掌也。自古聖君。其成締造之勳。底昇平之治者。不外乎是。三代以前。唐虞尙矣。協和萬邦。必以平章百姓爲本。至於禹之泣罪。湯之子惠。文之如傷。武之大賚。莫不以恤民隱。順民心。遂至化行俗美。

之休。遞至漢代。高祖入關。約法三章。亦以愛民而得天下。守成之主。如文帝蠲租除稅。國用恆足。四海晏然。若衰亂之朝。大都倍征勒派。騷擾四境。民窮財匱。各有異志。大勢遂去而不可復。否則欲圖強富。或用武邊徼。或妄更憲典。以此求治。是猶策敝車。乘駑馬。馳騁於巉崖峻坂中。彼方顧盼自得。而孰知顛蹶之禍。卽在目前。治國者亦然。匪惟不治。愈速之亡耳。由前之說明季是也。由後之說。漢之武帝。宋之神宗是也。幸武帝晚年知悔。神宗之朝。賢臣輩出。不至於亡者。職是之故。然則固人心。

在於何道。曰崇教。自學校廢弛。教化淪亡。人心囂張。風俗涼薄。問以廉恥。彼懵如也。責以忠義。彼譁然也。此何故。在不教。誠能黨庠術序。各立之教。方領成帷。比戶鄒魯。蒸蒸如也。固所甚善。古制不可遽復。亦宜廣爲勸諭。嘉惠士林。以端其品。以隆其望。使之出而服官。則鼓勵士庶。處而在鄉。則訓勉子弟。咸知尊君親上。不爲邪教所搖動。無事則孝弟忠信。各修其教。有事則毀家紓難。爭赴大義。人心之固。孰過於是。曰興養。天下大利。首在於農。其次商賈。故古者什一之征。無多取於農。至若商賈。

關譏而不征。市廛無禁。法至良。恩至溥也。時代遞降。不能固執古法。惟是歲有正供。由來已久。值百抽一。厥例已定。國之取給於民者。如是而已。又從而苛稅之。更或廣設捐輸。名目百出。上之所得一。二民之所失八九。貪官污吏。浮收勒索。祇供私橐。民逼於勢。無可奈何。其狡黠者。託身敵國。冀免慘酷。桀驁之徒。不能自全。或流爲盜。劫竊嘯聚。所在皆有。更甚者。聯盟結會。陰圖不軌。弄兵潢池。唐之黃巢。明之闖獻。此皆國政昏亂。又爲饑寒所逼。乘機竊發。竟犯不韙。而不辭。夫人未有甘於作亂者。

西世要言 卷三
三
上有以召之也。不養之害。若斯之烈。可危哉。爲今之計。欲存國脈。先固人心。欲固人心。先本教養。無曰此老生常談也。帝王立國之規。不外是矣。至爲之民者。倘幸遇聖朝。教養兼備。同享承平之福。土則食德。農則服疇。商賈則牽車洗腆。豈不盛哉。卽不幸而時丁亂世。上失其教。下失其養。益以暴斂。橫征身不自保。然而忠愛之心。無時或忘。盡吾之分而已。國之所賴於是人者。豈淺鮮哉。惜乎其不可多覲也。

赤松曰。深中今日時病。非桓侯不能言。

呂仙曰。言者無罪。聞者足戒。

張益德曰。吾蓋有感於中。故言之激。語之痛。非是不足以警世也。

赤松大仙

慎言文

金人有銘曰。無多言。多言多敗。先正格言曰。心有定則言當理。必無妄發之失。此意可深味之也。夫人多言。則心志蕩而精神損。寡言則心志安而精神完。是慎言者固立身之本。而亦養身之訣也。又况好譏議人。近於死。好發人惡。危其身。老道祖有

言。孔聖猶謹受教。而謂人可妄言也。哉。妄言者禍
卽踵之。更可懼也。必也無本。吾誠勿言。無益人行
勿言。是非有礙。勿言。利弊相兼。勿言。力所不及。勿
言。分所不當。勿言。時時以此警惕。以此勉勵。懸之
座右。作爲箴銘。言庶幾其慎。立身之本。養身之訣。
得耳。惟口起羞。惟口興戎。能慎其言。羞於何起。戎
於何興。保身之道。亦得耳。吾見輕躁之子。口不擇
言。好論人長短。妄訐人陰私。其有害人者。一羣居
不及義。輕諾不守信。其有害己者。一更有高言放
論。絕無忌諱。朝政得失。競相指摘。以爲談柄。最甚

五月初一夕

赤松大仙

敦行文

古之學者。德行爲本。今之學者。文藝爲重。其志趣
趨向。迥不相同。吾見今之學者。高誦詩書。侈談經
濟。考其行誼。往往熱中富貴。奔走權相之門。太尉
足。香相公帶垢。可恥孰甚。更或緣飾經術。堅僻成

性。貽悞蒼生。如王安石一輩。可痛實甚。夫古來之立大功。成大名。若諸葛武侯。陶靖節先生。一則畧觀大意。一則不求甚解。孔聖四科德行居先。文學居殿。甚矣行之宜敦也。明矣。否則行之不敦。讀書何用。方今俗做風頹。競習浮華。偽行繁滋。真風汨沒。虛僞之氣。深中於隱微。奸詐之端。百出其伎倆。士不敦行。蕩檢踰閑。罔知自愛。聖賢其名。盜跖其實。其在朝也。貪戀祿利。賄賂公行。國事不顧。民命不恤。甚至廣布羽翼。交通聲氣。罔上欺君。無所不爲。其在野也。恃已縉紳。強橫無忌。侮慢官長。陵辱

鄉黨。墮敗名節。下流不恥。甚至私結朋黨。妄誹朝政。處士橫議。隱伏亂階。此士不敦行。其害有如此者。若夫農工商賈。其守分雖卑。其託業雖微。均宜敦行。農不敦行。輟耕隴上。陰萌異志。其罪可誅。然或逞力好鬪。尋釁鄉鄰。農家者流。往往而有。至於擾鋤詬誶。箕帚德色。事至微細。尙且有吝。何況其他。此農不敦行。其害有如此者。工商賈同居市肆。可一概論。其不敦行。狡詐居心。居奇龍斷。偽物攙亂。施其騙術。客貨吞佔。行其譎計。斗秤不公。數目不清。其弊百端。惟利是視。忠信不問。廉恥不顧。最

可恨者。工藝日趨於機巧。商賈專務夫異圖。炫亂人耳目。斲亡人心性。已可深恨。又入於其彀中。迷不自知。至有委身以從寇。齎糧以與敵。助資以附外。皆出於工商賈一途。此其所爲。漸滅綱常。顛倒天理。禽獸之行。罪不容於死。此工商賈不敦行。其害有如此者。然則行又烏可以不敦哉。嘗觀一鄉一邑間。口不讀孔孟之書。身不親庠序之教。而孝弟廉節。至行不磨。今古卓著。名入獨行傳者。代不乏人。此豈知有文藝。其行敦也。不敦行其害如彼。敦行其效如此。人亦何必沾沾於文藝爲也。德行

可矣。

初二夕

白雲老仙

閒看青山淡欲無。恹然物外上蓬壺。丹爐合貯三州藥。古澗常生九節蒲。長伴雲蹤尋府洞。不隨塵夢到江湖。老仙何預人間事。寂寂詩心古畫圖。

赤松曰。鄭大仙甫吟一詩。再不停駕。已去雲遊。真仙趣也。散爲勸世。日夕忙碌。凡塵事總未忘懷。鄭大仙毋亦笑我拙乎。呵呵。人各有志。無相強也。吾何獨不然。

呂仙曰。吾與。大仙有同志。先。大仙而爲之久矣。
大仙亦曾笑我拙否。安知。鄭大仙他日。又不如
吾與。大仙之拙。笑之於前。忙之於後。有以也。吾與
大仙如是其忙。鄭大仙諒必不笑。獨惜塵世。又
爲之笑。不及自笑。而轉笑吾與。大仙茫茫塵世。
名爲之關。利爲之鎖。忙於其中者。何限。此真忙也。
吾與。大仙喚其癡。醒其迷。之不暇。何忍於笑。吾
與。大仙之忙。正爲此。塵世其知否乎。鄭大仙
知之。當又不忍於笑。而必爲之忙。塵世不自知。終
其身忙於名利中求。鄭大仙一笑而不可得。是

真拙也。吾與。大仙何拙焉。何笑焉。

區子上壇請曰。容弟子書一文。以告桑梓。

赤松曰。爲勸世耳。何不可書。

呂仙曰。情關桑梓。未能免此乎。是亦孔聖立達之懷也。
能近取譬。善哉。

叠叠腥風。遍北方。關懷桑梓。幾迴腸。苦心欲挽塵
埃劫。爭恨無能格上蒼。

漫地瘟災。總不休。魔光一翳。鬼神愁。世間善惡分
明報。到死人心悔也不。

回天劫文

吾粵瘟疫流行。歷甲午至今。已十載矣。上天降劫。迄無已時。四顧茫茫。誰是一塊乾淨土。由省會而鄉邑。遍地皆然。避之無可避。防之不及防。自有降劫以來。此爲最甚。夫天災示警。何時蔑有。然或禍於一隅。未有若斯之大。或禍於一時。未有若斯之久。嗚呼。下民何辜。偏罹此厄。豈上天之不慈哉。亦下民之自召耳。人心泯彝。世道澆薄。孰有過於今日者。仁義禮智之本。盡汨沒於利欲貪污。綱常名教之經。盡敗壞於機巧變詐。正氣日亡。邪氛日盛。其所由來久矣。上天降劫之故。豈曰無辜。夫天未

嘗不仁。愛下民。始降之鼠疫。而人不懼。後降之巨惡之身。而人仍不悔。天乃震怒。命瘟部天神下界。降劫四方。而於吾粵尤甚。吾粵風俗。競尙侈靡。又素不安分。狡黠成習。大都一概。地瀕於海。陷邪更盛。故降劫尤甚於他省。罪惡滿盈者。降之其身。以速之死。雖有罪惡。尙冀其改悟者。則微示之警。置之死而後生。間有氣燄方張。劫數未盡。又降之其家。或婢僕。或妻妾。或子女。或其父母兄弟。總不能免。天網恢恢。疏而不漏。可危哉。可懼哉。方今疫氣起於北方。與吾桑梓最近。曾屢禱於瘟部天神。以

思救此一方之民。自恨棉憊。挽回無力。又不能忍。置於懷。乃請之。赤松先師降文以勸。以冀回天。劫於甫萌。否則涓涓不塞。終為江河。吾亦何忍。父母之邦。而罹斯浩劫也。諺有之。讀文信國正氣歌。可以驅邪。此雖鄉曲細民之語。然思之。獨有至理。夫正氣歌讀之。豈真足以驅邪。讀之而正氣勃然而生。不為奸邪之行。又安知邪不足以驅。而劫不可以回哉。夫邪不敵正。至理也。但使正氣常存。凡一切不當為之事。大而奸拐命盜。小而酒色財氣。與夫欺詐狡騙之術。刻忍利毒之心。皆是邪。至於

孝弟廉恥。忠信禮義。心之正也。利物濟人。廣行陰。騰事之正由心而出。亦與心相附而行。無偏廢也。勿謂善小而為。勿謂惡小而為之。積一善則去一惡。惡去而正氣自存。正氣存而邪氣必不能擾。疫可免矣。劫可回矣。舍此吾不知其可也。坐視不忍。補救無從。噫。

赤松曰。正氣伸而邪氣自滅。至理也。區子於諺語得之。深有合於風人歌謠之旨。

呂仙曰。里巷歌謠。均有至理。習焉不知察耳。滄浪之詠。孔聖故語。以小子聽之也。

區子對曰。此諺語。弟子見鄉人聞之。素稔。故特舉以告之。使之入於耳。警於心。自易易耳。

赤松大仙

寡過文

易曰。君子以見善則遷。有過則改。甚矣過之以改爲貴也。先賢若蘧伯玉。猶謂欲寡其過而未能。過又未易言寡也。夫寡過莫大乎知恥。孟賢曰。恥之於人大矣哉。知恥則爲聖。爲賢而不難。不知恥則失其本心。與禽獸何異。介在幾微之間耳。故知恥爲上。其次有畏心。天地在上。神明不可欺。其過雖

伏於隱微。工於掩著。父兄不及防。師保不及警。大廷廣眾不及覺。孰知夫十日所視。十手所指。上下昭著。實監臨之。大則降之禍。小則削其福。皇天無親。惟與善人。時時以善自勉。以惡爲戒。惕於禍福之故。實從心曲上。默自洗滌。深自檢察。庶幾過可寡矣。其次有勇心。人見過鮮有不知悔。知而不改。與改之未久。故態復萌。比比皆是。無他。寡過之心。無勇往之氣。以持之也。惟知過卽改。勿因循。勿苟安。勿中輟。勿後怠。如坐逆水船。非進則退。奮然振勵。日日知非。見其進。不見其退。斯可以言寡過何。

在不忠不孝不弟不友不別不信過之大者也。至於寡廉鮮恥之事。忍心害理之爲。過之甚者也。其次言有尤。行有悔。飲食嗜好。起居放縱。皆是過大者。甚者一切當寡。卽其次者亦不可以不寡。勿謂過小而可爲。始則見其小。推而極之。一念稍肆。不復斂抑。踰閑蕩檢。何所不爲。皆此一念所生也。願吾謂寡過。必於其小者加意防範。其大者甚者。愈有所怵惕而不敢爲。履霜堅冰。其所由來。非一朝一夕之故也。

初三夕

赤松大仙

早駐鸞臺懶詠詩。幾番告誡起迷癡。大聲醒世情何盡。有志回天力不支。滿目劫氛塵海浩。欺心暗室鬼神知。慈航渡爾尋真樂。洗滌煩襟問是誰。呂仙曰。今夕諸仙友各神佛不到壇。吾見區子回天劫。文以正氣爲回劫之本。甚當吾意。吾爲推原其故。書正氣文先詠一絕。

臨風洒淚已成痕。不盡狂瀾勢倒翻。極目中原長莽莽。更無正氣塞乾坤。

正氣文

天位夫上。地位夫下。人位夫中。是謂三才。配三才而立極者爲正氣。日星麗乎天。河嶽鎮乎地。性理授乎人。其亘萬古而不弊者。賴有正氣以維持耳。天無正氣。則四時舛。而天不和。地無正氣。則一脈絕。而地盡陷。人無正氣。則五倫滅。而人皆亡。故曰天大。地大人大。道更大。道者卽正氣所彌綸也。有正氣則道充塞乎兩間。天得一而清。地得一而寧。人得一而貞。得者得此正氣。要而本之曰道。夫天地斷無歷久不變之道。人受天地而生。賦以其形。畀以其性。亦斷無畸輕畸重。有所偏倚於其中。同

是人卽同是性。率性之謂道。道者原於性。性者通於氣。而總歸於正道。正則正性常完。正氣常立。是曰人。聖賢人也。仙佛人也。古今豪傑人也。反乎道則正性盡漓。正氣盡汨。雖曰人也。罔生幸而免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。幾希。以有正性也。正氣也。漓且汨焉。其與禽獸何別。性者何。仁義禮智信是也。能仁能義能禮能智。能信。是道也。此不過葆其固有之眞。復其最初之理。至平庸至淺近。盡人所知。盡人所能。其不知不能者。非天地誕降之缺。人優而彼絀也。特物欲蔽之。後起奪之。而道失性亦亡。

生氣遂於是絕。寡恩害理。不仁而忍。作事違心。不義而悖。縱欲敗度。不禮而肆。迷性失常。不智而憤。好偽逞私。不信而詐。凡此皆謂之邪。邪與正不兩立。正道之失。失以此也。而欲其性不亡。氣不絕。得乎人無性。雖生已不得謂爲人。又重絕其氣。卽不必瘟劫。死無日矣。而况瘟劫之降。未有已時。謂可僥倖獲免也哉。吾見區子回天劫文。以正氣爲本。深合至理。爰爲推原其故。書正氣文於後。凡使世皆以正氣自存。無失其本來之性。則正道自在。與天地不朽可也。更何瘟劫之足患云。

赤松曰。正氣歸本於道。推原於性。立極於天地。至矣。蔑以加矣。

呂仙曰。可以補區子之說所未及。

赤松大仙

報恩文

夫雀啣環而知酬德。蛇投珠而解報恩。謂人爲萬物之靈。可以辜恩而負德也哉。昔韓信樹大勳。建大業。威望彪炳於古今。當其偃蹇里巷。年少子多以胯下辱之。獨有漂母哀王孫之餓而進之食。及夫一朝赫奕。不惜千金以報。可知英雄豪傑。斷不

忘恩。其忘恩者。禽獸不若。大丈夫貴自立。不輕受人以恩。如其不能。或分金多與。仰鮑子之風。裘馬共敝。慕仲賢之義。人當窮阨潦倒。俯畜無藉。自分轉死溝壑。故舊反眼不相識。忽有人焉。解衣以衣。推食以食。如魚在涸轍。得一勺水。亦足以復活。不必其大也。况更有決以西江者乎。此之不報。忘恩實甚。幸而得藉富貴。親戚窮乏。尙且周恤。况曾受之恩者。而可反吝。顧吾謂一飯之恩。韓信千金之報。不爲過也。否則其貧猶是。其賤猶是。或報之力。或報之心。無時或忘。遇有變故。尤宜捐頂踵。蹈鼎

鑊以報。石敢稍怯。食人之祿。分人之憂。分當然也。斯之謂報恩。嗚呼。人生斯世。安可以父母之身。妄許於人。但既受以恩。又不得一當以報。其以身許之者。誠不得已之苦衷也。世有足已無待。始終未嘗一受人恩者乎。吾見亦僅矣。

初四夕

漢武侯

臥龍未起鬱崢嶸。淡泊襟期此志明。管樂大材虛自抱。曹孫遺憾不能平。河山早定三分局。史冊徒留萬古名。盡瘁鞠躬臣力竭。只存二表見忠誠。

赤松曰。武侯枉駕。何以教散人。

呂仙曰。散人亦願聞其教。

武侯曰。不敢。吾書一文。勸世可乎。

赤松曰。謹受教。

武侯曰。方今世運陵夷。人心委靡。吾書勵氣節文。以勸世。

勵氣節文

嗚呼。古今來聖賢豪傑之士。其關係於世運人心者。豈偶然哉。士當幽棲衡茅。伏處巖穴。獨適其淡。泊寧靜之素。待諸夫中和位育之精。藜羹不糝。晏

如也。短裋不完。蕭然也。失所藉手。偃蹇潦倒。幾至無以自活。一旦幡然勸駕。敷歷朝廷。世值隆平。雍容揄揚。亦若了無獨異。迨當末造。平日談經濟。語節義。厚自期許。頓變素志。噫。士窮見節。世亂識忠。若而人者。仗馬寒蟬。長樂伴食。可耳。夫疾風吹勁。草起亂世。極忠臣出事。非處於萬難。不足以見氣節。斯時若偷生若遠遁。甚或覩顏事虜。舉朝無人。莫肯念亂。惟是三二老臣。揮回日之戈。鈞沈淵之鼎。中興震旦。再造坤維。舍斯人莫屬。其濟君之靈。不濟則以死。繼鞠躬盡瘁。以竭臣力者。此以完臣

節者此託六尺孤寄百里命。臨大節不奪。君子人也。其素所蘊蓄然也。達如是窮亦如是。豈無高節之士。空山獨處。自謂嘯歌適志。軒冕忘懷。考其行誼。終南捷徑。借為進身之階。山谷騰笑。草木見嘲。何可勝道。夫處則山林。出則霖雨。固有志者所為。然枉道求合。志氣卑靡。斯人不出。如蒼生何。適資禍耳。咄咄書空。若殷浩者。其遭廢黜。實社稷福也。世而用也。奠磐石。固苞桑。勸相國家。是其重責。世不用也。勵獨行。傳大道。自立於荒村老屋間。利不為動。威不為惕。憂危震撼。不為移。千古氣節。不絕。

如縷存什一於千百。惟斯人是賴。大易言碩果。魯論言籛羊。其不至澌滅殆盡。亦云僅矣。嗚呼。古今來聖賢豪傑之士。其關係於世運人心者。豈偶然哉。

赤松曰。言其文經史之腴。言其理語錄之奧。氣節不磨。

賴有是文。

呂仙曰。英烈之氣。令人起敬。高卓之行。令人生愛。武侯曰。惜其不易得也。

初五夕

喜逢端午泛菖蒲。日在中天道遠敷。長命不曾繁。

綵縷辟兵。何用佩靈符。忠臣一水離。騷古孝女千。
 秋死節孤。景仰風微。今獨在殷勤。爲此告生徒。
 赤松題句於端午。夕告各弟子。無別語。忠孝而已。
 呂仙曰。一詩之微。隱寓箴勸。是亦孔聖循循善誘之意。
 也。各弟子勉之。

曾子參

東魯紅栽杏滿林。宮牆高望自追尋。六經遠紹斯
 文統。一貫真傳大道心。孔壁藏餘皆性理。秦灰劫
 後幾升沉。世無聖教乾坤熄。亘古昌明歷至今。

端木子賜

世運終窮道不窮。萬年木鐸仰儒宗。帝王統緒絲
 千古。天地精英萃一躬。正學干城高北斗。斯文頌
 袖振東風。門牆歸峙藩籬固。掃盡羣言聖折衷。

冉子求

是誰大道任干城。聖教將沉異喙鳴。世局幾經兵
 燹劫。膠庠猶聽管絃聲。藏書勢漸陰霾翳。捫燭光
 難暗室明。宇宙茫茫長夜黯。何時日月覩重清。
 赤松曰。先賢到壇。請書一文。以明聖教。

曾子參曰。聖道榛蕪極矣。吾當書文以正之。

端木子賜曰。請書尊孔教文。

冉子求

尊孔教文

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歷代相傳之道統。至我夫子而發明。刪詩書。定禮樂。贊周易。修春秋。垂之後世。自有帝王。皆宗其教。所以正綱常。明倫紀。闡性理。守道義。為人心樹之準。為風俗立之防也。秦經灰燼而教一變。宋頒新義而教一變。未幾而炎漢興。安石敗。變猶不變。嗚呼。世無孔教。暗如長夜。漢承暴秦後。破魯壁。搜遺經。又訪耆獻。各本師說。轉相口授。胡董諸儒。首倡經學。康成鄭氏。蒼萃羣經。次第編輯。大義微言。賴以不墜。孔教於是尊。自時

厥後。宋熙寧間。安石亂法。司馬起為相。正其秕謬。毀其偽撰。闢閭濂洛。諸子繼起。闡明理學。宗旨斯得。朱子集註。始有定論。上紹真傳。下啟後學。孔教於是尊。上至宮府。下逮里巷。朝勤誦讀。夕為討論。皆孔教也。其所取士。舉以為衡。盛於有明。至今不改。自羣言淆亂。曲學競尚。邪術流行。正道汨沒。綱紀壞。機巧興。其說更甚於楊墨。其禍不止於君父。較秦灰燼而尤酷。視宋新義而倍弊。孔教至是。不絕如縷。又誰起而維持也。雖然。我夫子之教。亘古常在。藩籬既固。非異喙所能攻。日月彌光。非燭火

所能蔽。一旦翔陽耀。陰翳消。妖言誅。亂行殺。孔教又於是尊。

赤松曰。孔聖之教。爲萬古立極。彼邪教烏可以亂之。世有黜邪教而尊孔教者。聖人之徒也。亦萬世之道。賴以不墜也。散道日望之。

呂仙曰。燭火之明。烏足與日月爭。自取滅亡耳。

曾子參曰。吾夫子之道。以倫紀綱常爲本。以仁義廉恥爲歸。能盡此。卽謂能尊孔教。非有他也。

赤松大仙

知恥文

羞惡之心。人皆有之。今將執途人而語曰。爾不忠也。不孝也。不友也。不弟也。不別也。不信也。彼必怫然怒。蹶然興。其怒其興。卽恥心所發見也。知所恥。由是忠。盡臣之道。由是孝。盡子之道。由是友。盡兄之道。由是悌。盡弟之道。由是別。盡夫婦之道。由是信。盡朋友之道。此道盡。而倫紀內有實行。名教中有完人。聖賢仙佛。不外是矣。恥之於人大已哉。奈何世人不知恥。子臣兄弟夫婦朋友之道。旣蕩然無復存。又重以機變之巧。夫人爲機變之巧。無所用其恥。三綱五常。掃地殆盡。妖言亂行。惑世滋深。

西華野言 卷三 三
若而人者。爲聖王所不宥。難逃一旦之誅。爲天地所不容。必受三曹之罰。其惡極矣。其罪重矣。其律嚴矣。其報慘矣。皆不知恥所推而至。弊固有如是者。詩曰。人而無恥。胡不遄死。正爲此也。故人不可以不知恥。

初六夕

呂仙純陽

塵世沉迷那喚醒。飄飄仙袂下雲輶。孤梧微颺月當午。白鶴閒來風滿庭。蓬海有書今好在。桑田遺劫幾曾經。避秦何似桃源境。漁父蹤遊舟自停。

淡利名文

嗚呼。今之天下。熙熙而來。攘攘而往。大抵皆利名中人也。或謀畜牧。或逐魚鹽。此工龍斷。彼較錐刀。攬利藪之大權。方謂奴陶朱。僕猗頓。唾手可獲。或附權門。或趨捷徑。此尙鑽營。彼專奔競。擅名場之大勢。方謂歷封圻。登台鉉。翹足可企。由是歌臺舞榭。鉤心鬪角。美宮室也。山珍海錯。綺席華筵。精飲食也。揉羅被縠。曳青拖紫。麗衣服也。珊瑚翡翠。明珠火齊。盛珍玩也。荆豔楚舞。嬌媚窈窕。廣姬妾也。尋常視之。氣燄之赫。享用之豐。傾羨欽動。不置。顧

吾謂利名皆身外事。世而無求利名。驟有所得。則已求而得之。搖尾乞憐。醜態百狀。已不可堪。况得之不得。曰有命。逐逐風塵。勞勞歲月。奔忙半世。潦倒終身。昔之操奇計贏。以爲銅山可傾。今則懸磬依然也。昔之趨炎阿勢。以爲軒冕可榮。今則藍縷如故也。人亦何必以有用精神。而求無憑利名哉。知足不辱。知止不殆。老道祖有言。可以針砭流俗。無勞爾形。無搖爾精。無思慮營營。廣成仙有言。深得道竅。切中求利名之病。夫以有形勞。無形則殆。以大體役小體。則失。詭遇以求。枉尋直尺。猶且不

可求之不得。此生精力。盡消磨於貨利仕宦之途。若居處若芻豢。若服御若聲色。百感全集。幻境不測。祇自耗其神。蕩其心。速其年。殞其身。魚以貪餌。而上鈎。猩以悅美。而陷穽。物既有之。人亦宜然。噫。富貴邱墟。百年轉瞬。以吾視之。不如就已所固有。獨守其素。安步當車。晚食當肉。隨遇而安。澹然寡營。自適其性。長葆其真。安恬其夢寐。享受其天年。之爲愈也。故書淡利名文。

赤松曰。利名二字。顛倒世間聰慧子。不知凡幾。庸愚之輩。更易其素志。移其精力。昏昏憤憤。沉溺其中。伎

黠者流。甚有趨機巧。倚護符。以爲求利名計。狂謬極矣。大仙以一淡字藥之。夫亦可憬然自悟。皇然思返。悚然知懼。世間求利名。不出此三輩。其上者悟之。次者返之。下者懼之。大仙勸世之心。盡於是。

呂仙曰。塵世子。總不能將利名看淡。舉目皆是。吾何怪焉。吾書此文。蓋欲點化聰慧之士。至於庸愚。苦口勸之。彼仍懵懵。狡黠一輩。不屑與教。

初七夕

赤松大仙

叠叠瘟風起禍胎。妖氛漫地更堪哀。神仙那忍紅塵劫。猶自金華跨鶴來。爐煙香靄裊如絲。駐駕鸞臺淚欲垂。詩未吟成聲已咽。一腔心事有誰知。

呂仙曰。散知之。散和之。

渾元天地一胞胎。世事全拋樂與哀。多少劫塵都不管。白雲洞外去還來。牘有星霜兩鬢絲。光芒一劍袖間垂。古今愁緒揮皆斷。酒意詩情只自知。

赤松曰。

大仙向以普濟存心。何此詩愬然至是。非散

道所敢知也。

呂仙曰散自下凡降鸞勸世。歷有百年矣。人心愈勸而愈澆。風俗愈勸而愈弊。費盡散心血多少。曾未能挽回萬一。祇益之甚。散又何能僕僕塵世。與頑梗之子相勸。時還適我懷之為得也。大仙甫下凡勸世。其心之悲。其情之切。欲盡喚醒世人而後已。是亦猶散之初念。再閱幾時。大仙又安知不如散之愬然也。愬者非本心。實有令散不得不愬。四顧茫茫。誰是可與告語者。即得一二而點化之。究於時艱何補。行道不得吾與。傳道或得吾徒。此亦

聊作自慰語。能傳散道者。究竟誰人。噫散之愬然。不得已而愬。大仙其終諒散否乎。

六祖句

禪機初悟說風旛。劫歷重重亦大難。却有碓舂曾役賤。再無衣鉢尚爭端。燈光遠照經幢古。樹影常搖鐵塔寒。南北本來同一派。那當佛地白波瀾。

戒殺放生文

惻隱之心。仁之端也。戒殺放生。是即惻隱之心。所發見。推而及於物。仁之端也。世有不嗜殺物者。顧以迂闊目之。且指為吾佛之說而闢之。何不思之

甚。夫愛人愛物同一仁也。能愛物必能愛人。忍於物必忍於人。成湯推解網之心。而仁覆天下。白起坑長平四十萬眾。使能愛物。必不若是之忍。由是推之。戒殺放生。其有係於人心者。豈有涯限。推愛物之心。賑災黎。濟窮乏。廣行陰騭。造福無量。推忍物之心。薄庭闈。忍兄長。率多涼德。作孽無量。愛與忍而已。一物之微。所關甚大。可不慎哉。或謂天之生物。所以養人。放之何益。殺之何害。不知養人之物。何者不備。五穀而外。蔬菜兼之。茶鹽佐之。昔人謂甘脆肥濃腐腸之藥。然則膏粱之味。不及藜藿

之足以養生明矣。其不概禁絕之者。亦有故而始用耳。用於祭。腥膻之氣。上達鬼神。用於賓。不以常品而昭誠敬。老者非肉不飽。且人子事親。務奉甘旨。以爲悅。舍是果何用乎。聞之。蘇文忠以殺雞而作疏。張忠定因割羊而傳經。此意最令人思也。奈何世嗜殺物。或一餐而斃數命。一羹而害百頭。無論罪孽滿前。報應不爽。卽其暴殄居心。殘忍已不可問。殺不能戒。何論放生。斷乎其不能也。既已不能。又肆口雌黃。稍有一二戒殺放生。譏之笑之。沮止之。必盡嗜殺物而心始快。何不仁至是。人之所

西華真經 卷三 五
以異於禽獸者幾希。無他。仁與忍之分耳。

赤松曰。佛祖大放慈悲。爲物造命。散爲說一偈曰。放下屠刀。立地成佛。

呂仙曰。五蘊皆空。一塵不着。無眼耳鼻舌身意。無色聲香味觸法。方是乾淨。佛祖此文。散見一斑。

六祖曰。唵。自說偈。菩提無樹。明鏡非臺。悟空皆澈。得傳衣鉢。南北之爭。何爲也。亦一劫也。劫脫後。塵事久不預。今偶到壇。追憶前事。恍如一夢。於詩畧寓其意。今復承大仙命書一文。我佛本旨。慈悲爲上。此文亦見一端。稍一不戒。便墮孽障。可不慎乎。唵。

塵事久不預。又來饒舌。何爲乎。其來也。唵。劫脫。願普渡世劫。皆脫。殺機一露。劫重矣。脫得耶。世有戒殺放生其人。造福無量。劫於何有。是無上上乘。西來境在目前也。唵。有深望焉。其無負唵。一片婆心。

赤松大仙

直報怨文

士君子側身修行。痛已自責。庶乎其可遠怨矣。然而德修而謗興。道高而毀來。天下事大抵然也。况德未必其修。道未必其高。顧鰓鰓然曰。吾已痛已自責耳。怨胡爲乎來哉。於是有因怨而蹶然中止。

生其沮喪之心。阻其進修之路者。有因怨而忿然不平。動其剛愎之氣。行其報復之事者。甚有因怨而積之於心。陽爲隱匿。陰實中傷。而施其狡毒之計。有因怨而洩之於私。只計己忿。罔顧公義。以背其中正之理者。夫士憎多口。亦事之常。怨之來也。我必自反。或已不忠。或已無禮。物腐而後虫生。已過而後人侮。未可知也。自反而忠。自反而禮。其怨猶是。又何難焉。直報之而已。所謂直者。本其公正之心。舉其磊落之行。吾盡吾道。怨不怨何足較。是直也。直報怨也。怯心餒志。是害己也。尋仇抵隙。是

害人也。口蜜腹劍。隱伏機心。因私奪公。有乖天理。是害人卽害己也。均非報怨之道。孔聖曰。以直報怨。曾賢曰。犯而不較。惡言不恤。唾面不顧。斯得報怨道耳。

初八夕

上元天官

喜氣凝壇意不禁。捧來天詔達綸音。黃梁夢未凡塵覺。玉笋班先下界尋。植行一生忠孝事。垂書千載聖賢心。羣英座上名推首。努力前程自古今。縹緲香煙上帝京。臨壇今夕最關情。祥光自在靈

臺現孽氣都從暗室萌。天上毫釐無爽報。人間善惡總分明。諸生願共膺多福。勉力修持改舊行。首章賜壇內弟子功行圓滿者。次章勉壇內弟子根柢淺薄者。

話 吾今夕到壇奉

上帝命。賜爾弟子福。善則得之。勉爾弟子善。福可獲之。禍福惟人召。善惡為人積。皇天無親。惟與善人。吾奉

上帝命。亦本此旨也。先書明禍福文。繼書正身心文。

明禍福文

易曰。積善之家。有餘慶。積不善之家。有餘殃。禍福無門。惟人自召。此說由來久矣。然愚者求其說而不得。智者闢其說以爲迂。中材又行其說。疑信參半。遂令存其說。究未明其理。勸以福而不勉。悚以禍而不悔。天下善者少。惡者多。未始非此理不明。罔知省悟。甘任暴棄也。吾試闡明禍福之理。更推言禍福之說。使愚者智者。中材者。皆知所警覺。而自返焉。夫人有善惡。紛集於一身。天有善惡。鼓盪於二氣。善者以善氣迎。惡者以惡氣應。天無所容心。惟存此氣於兩間。以聽人自爲感召。和氣致祥。

乖氣致戾。蜀山西崩。洛鐘東應。理有固然。無足異也。此一理也。天之賦畀。渾然一理。有善無惡。予以其質。復授以其理。其待人至優。與禽獸別。葆此固有之真。民彝物則。始終不漓。是善也。失此本然之性。情錮欲蔽。習染愈偷。是惡也。禽獸徒與其質。未授其理。予之齒者。去其角。傅之翼者。兩其足。卽以質論。尙有缺憾。不能如人。然烏能反哺。羊知跪乳。雞司晨。則智。犬守夜。則義。雀啣環。則忠。蛇投珠。則信。此理具在。猶不自保。或受烹宰。或遭陷傷。無稍倖免。非天以其禽獸而獨禍之人。故禍之。爲其禽

獸。匪人類也。以匪人類。而人禍之不爲怪。人失其理。反不及禽獸。一隙之善。謂可泰然自得。而葆受天年。豈理也哉。天奪之福。且降之禍。亦以人之待禽獸者待之。以其人之道。還治其人之身。此又一理也。說何在。皇天無親。惟與善人。勿謂善小而不足。爲善不積。不足以成名。勿謂惡小而可爲。惡不積。不足以滅身。天道福善禍淫。神不歆非祀。不享非福。黍稷非馨。明德惟馨。證之詩書。其說最古。聖人以神道設教。於是禍福之說愈著。地獄之設。正爲斯人。所以悚其目。警其心。勉其善。戒其惡。禍福而

外更爲地獄之說。良非虛誕。聖人知其理而不言。釋道伸其說而更顯。實與聖人禍福之說相表裏。上古人心尙樸。知其理可也。後世人心愈漓。伸其說可也。各行其是。要其本旨。不外以福動人向善。以禍阻人不爲惡。其勸戒世人心一也。此一說也。報應之說。有現身。有隔世。有後嗣。有累代。豕立告殃。現身之報。龍釐胎禍。隔世之報。環結感恩。後嗣之報。牛變示罪。累世之報。載觀往古。厥有明徵。此非無稽之說。至於埋蛇。歷相。救蟻登科。曹操冥獄。秦檜世犬。見於文武二帝經。幾至家喻戶曉。無

不敬誦。善者降福。惡者降禍。善惡報應。如影隨形。或立之監。或佐之史。或嚴以鑒臨。或紀以冊籍。天理昭彰。斷無毫釐之爽。此又一說也。其理如此。其說又如彼。人奈何昧其理。背其說。善不勉爲。惡不勉改。一旦禍至。倉猝無措。始悔平日所爲。實有至此。乃爲設壇建醮。誦經禮懺。徒事儀文之末。莫加修省之心。其意以爲苟如是。福可邀。禍可避。是亦足矣。而禍福之故。仍未明。善惡之爲。終未決也。嗚呼。此而欲邀福。欲避禍。是猶緣木而求魚也。求魚不得。尙無後災。以若所爲。求若所欲。福不得。邀禍

且臨之後災必矣。吾今既闡明其理。復申明其說。爾世人其曉然於禍福。惕然於善惡。無負吾勸世之苦心可。

赤松曰。醒世之文。至大至博。令人觸於目。警於心。動於福。以爲善。煉於禍。而改惡。

呂仙曰。禍福之理。闡抉無遺。禍福之說。引伸盡致。世人猶不知悟。且不知悔。是真無善也。是真有惡也。卽奪其福。降其禍。彼亦無怨。天亦非忍。

天官曰。其理未明。其說未詳。彼不知悔悟。猶可自諉。今已闡明其理。申明其說。詳而且盡。仍復如前執迷。

不返。吾未如之何矣。

赤松大仙

言顧行文

言者心之聲。由心而發。根行而言。不由心發。是妄言。不根行言。是違心。妄言之失。必招怨尤。違心之失。必鮮信諾。是故君子欲訥於言。而敏於行。先行其言。而後從之。言顧行。行顧言。所以言滿天下。無口過。行滿天下。無怨惡。不特此也。妄言者。其心必躁。輕率之弊。伏於隱微。違心者。其言必僞。虛僞之氣。中於積習。其有害身心。有乖行誼。何可勝慨。且

推妄言之失。狂議訕上。惡語凌下。推違心之失。詭說逞奸。狡論積毒。心術猶是敗壞。世故猶是變詐。其弊有不忍言者。忤逆欺罔。驕淫矜誇。機械巧滑。陰賊很險。何者不至。皆言不顧行。行不顧言。所推而極。惟言行相顧。不由衷者勿言。不近義者勿言。由衷之言。言有真也。近義之言。言可復也。而又緘其口。捫其舌。謹慎其言。作其氣。奮其力。惕厲其行。言行交警。無放肆。無詐虞。無怠怯。無畏縮。言者言所行。行者行所言。造次於是。顛沛於是。可一日可百年。可大廷。可幽獨。可常可變。可遠可近。言忠信。

行篤敬。蠻貊之邦行矣。持身涉世之要。不外乎是。

初九夕

上元天官

自到鸞臺智慧開。肫誠一念感風雷。曉愚夫婦平庸語。萃眾仙神贊育才。力挽狂瀾扶世運。劫回滄海掃塵灰。萬年獨有陳編在。似此精言那得來。賜首道句

正身心文

身者心之繫屬。心者身之主宰。身與心相為表裏。未有身正而心不正。心正而身不正。而要其本端。

在正心。其功先在正身。心本寂然不動。渾然至善。自物欲誘之。習染移之。心之寂然。轉而囂然。心之渾然。繼而紛然。或溺於利祿。撓其志向。或酣於酒色。馳其精神。浸假機械巧詐。汨其本真。好盜貪淫。罹其愆惡。此心斲喪。已無一善之足取。此身消磨。只有一氣之僅存。如殘燈不熄不久。如腐草不除不用。罔之生也。幸而免。人亦何苦以昂昂七尺軀。虛生天地間。其自暴自棄若是。夫光陰百年。過眼卽逝。荒隴一坵。死魄空留。自顧碌碌無所表見。上之不能策名朝廷。爲國爲民。立不朽功業。傳之奕

禩。以增史冊光。次之不能立身鄉黨。養氣讀書。闡明聖教。以爲正學。作干城任。下之不能勵行身世。飭倫紀。守廉節。立信義。推仁愛。以全實踐。以廣大善。勉力修積。垂之家牒。爲子孫作模楷。已負天地多矣。天地生人。待之也厚。責之也重。期望之也甚。奢草木之生。無知也。禽獸之生。無性也。獨至生人。稟以氣質。授以性理。知覺運動。惟人最靈。民彝物則。惟人獨具。其待之不可謂不厚。天旣以氣質稟之。又以性理授之。其與草木禽獸迥不相侔。必如何全其氣。純其質。葆其性。守其理。庶可以報天地。

若猶是與草木同腐。與禽獸同類。其負辱於已。卽負辱於天。天之責之。必如草木禽獸。芟夷而蘊崇之。烹炙而殺害之。不稍姑息。謂如若人者。彼直草木禽獸耳。草木塊然無知。禽獸懵然無性。姑息何爲。無使滋蔓。無令逼人。其責草木禽獸。若是人而爲草木禽獸。責之也。亦若是。重乎不重。明綱常。正道統。維世教。勵人心。聖賢之事。建功業。立勲名。篤忠。盡存氣節。豪傑之任。普慈悲。廣恩澤。昭報應。大勸化。仙佛之心。聖賢一人。豪傑一人。仙佛一人。要皆人所自爲。聖賢豪傑仙佛。從未有非人而爲天

生之。必以聖賢豪傑仙佛。厚爲期望。斷非私阿於一人。但人不自樹立。淫詞詖行。機心巧計。趨入異端。大反乎聖賢。欺君背主。貪位悞國。甘蹈奸賊。大異乎豪傑。忍心害理。利己虧人。流作宵小。大拂乎仙佛。而聖賢豪傑仙佛。上下數千年。曾不數覩。要之天所期望者一也。人能爲聖賢豪傑仙佛。可以副天期望。人不能爲。有失天期望之心。有爲者亦若是。天之期望。必欲盡人爲之。是以奢。其待也如此。厚其責也如此。重其期望也。又如此。奢獨奈何不自正其心。以至自棄其身。不自正其身。以至自

聖世要言

卷三初集

三

絕其心。身一棄。是無生氣。心一絕。是無生理。均不得為人。苟延殘喘。待命於呼吸者。幾何。或曰。顏賢以天卒。跖盜以壽終。壽夭修短。善惡倒置。此又何說。不知壽天之數。寄之天。善惡之心。存之人。壽夭一時。善惡千古。君子修行立名。在千古不在一時。百年之身。終必有盡。萬世之名。斷不至沒。由今觀之。顏賢在乎。跖盜在乎。死天一時。享祀千古。顏賢也。歷壽一時。唾罵千古。跖盜也。謂顏賢至今在。跖盜雖在。不如早夭。罪惡尤不至。如是滿盈也。是顏賢之夭。未始非天之玉汝於成。跖盜之壽。未始非

天之陰覆其禍也。又何疑焉。總之能正心者。始可以存身。能正身者。始可以存心。心之不正。牽動於身。身之不正。陷害於心。心譬猶君也。身譬猶臣也。臣供君使令。君恃臣佐任。君臣一體。心身一理。吾謂防心之要。尤重制身。非禮勿視。非禮勿聽。非禮勿言。非禮勿動。此制身訣也。耳目口手足。又身之蝨賊。而身之藩籬也。耳聞惡聲。目視惡色。口出惡言。手足為惡行。是身之蝨賊。有害於身。即害於心。耳聞善言。目視善色。口出善言。手足為善行。是身之藩籬。有衛於身。即衛於心。然則心為身之主宰。

身爲心之繫屬固也。耳目口手足。又爲心之使役。身之委任。正身心。又自耳目口手足始。耳目口手足正。身心斷未有不正。此顏賢問仁。孔聖兢兢於此。再三加意。亦謂視聽言動。故耳目口手足所從出。惟不涉於邪。庶可以言克已復禮。而深造仁之域。仁者人也。能仁而後爲人。能克已復禮而後爲仁。能耳目口手足不涉於邪。而後爲克已復禮。能克已復禮而後爲正身。能正身而後爲正心。吾一言以蔽之曰正。

赤松曰。正身心歸重於耳目口手足。是慎於其微。心本

寂然不動也。牽引於身。身本塊然一體也。授權於耳目口手足。天官此文。可謂能探正身心之要。世有正身心者。當於此先立其防。身心庶可以言正。呂仙曰。理固如此。非天官書之。亦不能如是闡抉靡盡。

天官曰。文亦頗詳盡。但世人不以是爲要。徒費吾舌。

初十夕

紫霞宮管籍天神

正直文

人之生也直。不直則罔。罔則幸免。雖生猶死。所謂

直者無偏無陂。由正而推。是直者正所從出之理。不正必不直。不直則邪僻之行作。邪僻行作。大而亂紀逆倫。小而污品墮行。甚或倡偽學。煽亂機。逞惡一時。遺臭萬載。若而人者。不幸而生於今世。不正於聖君賢相。與正士端人。杜其漸而遏其萌。猶可及止。如水潰堤。如火燎原。將有不可收拾之勢。嗚呼。時事至此。尚忍言哉。然而吾為天下懼。尤為若輩危。夫剝而必復者。理也。亂而轉治者。運也。此可容於盛世者乎。俟其氣燄稍息。必有以禍之。無若輩不足以成汚濁世運。容若輩不足以顯昭彰。

果報。或聲罪而戮於朝。或漏網而墮於獄。國法具在。無可免也。冥罰森嚴。無可倖也。歷觀史冊。幾曾見奸邪險惡。可逃匿於法之外。寬宥於罰之中者。若王莽。若曹操。相而奸者也。若楊朱。若墨翟。士而惡者也。非遭顯報。即伏陰誅。亂臣賊子所為。祇自罹其殺身之禍。復長留其唾罵之名。由今觀之。若輩果安在耶。今人不自省。而重蹈若輩故轍也。哀哉。則何如正直持已。泯知識於藐躬。遵蕩平於皇路。理亂黜陟之不聞。仁義道德之自勵。處衰世固然也。若夫推己及人。以行其正直。為天下倡。黜邪

說詎誠行。放淫詞。挽既倒狂瀾。作中流砥柱。是不世出之偉人。吾為頌禱求之。蓋今之天下。正直之風。汨沒已盡矣。果何時撥之亂而使治哉。吁。赤松曰。憂時之心。溢於詞。嫉惡之論。警於世。天神曰。心有所憤。發而為言。言有所憂。積而生感。

十一夕

晉臣吳隱之

宦况蕭條。豈橐金。苞苴嚴却。勵臣箴。風留清白。傳家世。泉酌貪廉。異古今。遠浦蒼茫。遺舊跡。澄波空澈。照孤心。南來嶺嶠。無他物。一瓣名香。任載沉。

砥廉文

吾服官嶺嶠。素尚廉介。曾飲貪泉。一詩明志。去粵宦橐一空。別無長物。只餘沉香。是饋獻得來。載之俱歸。舟行未出粵境。時風雨暴至。波浪掀騰。舟阻不行。吾乃捫心自問。計歷任所。苞苴嚴却。從未以貪墨受僚屬。士庶曖昧。不明之物。何天復阻吾舟行。幾至沈覆。身家尚不克保。豈天道昏憤。廉吏之不可為耶。抑已節尚有未盡。天故示之警耶。再三思維。得非沉香為儻來物。已不當受耶。舉而投之。天遂開霽。波浪頓息。噫嘻。此區區者。而不予畀耶。

天豈故厚責吾不稍恕耶。由今觀之。遺浦依然。亘古不沒。吾豈好名。故欲留此以彰已節耶。天特存此浦以警勸後人也。計今南來者。絡繹不絕。舟經斯浦。猶嘖嘖道之。比其反也。宦囊所積。黃金白璧。不可以縷計。所得於僚屬士庶。皆其資俸所入。脂膏所出。竭澤而漁。務罄所有。以飽己貪。壑何可勝道。吾非自以爲是。援己以鏡後人。然士當草茅伏處。糲粒自餐。菜根自啖。自分潦倒。不至槁死。牖下亦云幸矣。一旦得志。析圭擔爵。一行作吏。頓改素抱。昔日餐糲粒。啖菜根。茹苦含辛。備嘗艱况。方謂

稍有寸進。無忘貧賤時。乃僥倖膺半綬。歷一官。食前方丈。萬錢無下箸。雕題峻宇。歌臺舞榭。窮極精麗。以爲退老娛樂計。又或增置田產。廣儲珍玩。以遺子孫。曰此先人嘗業。先人手澤。傳之奕禩。爲譜牒光。至有謂壞其一樹一木。非其子孫者。賢相李德裕。猶未免此。何不達觀若是。昔房彥謙告其子元齡曰。吾無所遺。但清白二字。厥後元齡爲有唐一朝名相。事業功績。卓越千古。亦不過清白繼志。非享父遺業。稍有所憑藉。以爲進階之始。使當時彥謙牧令。以貪賊聞。廣購良田美宅。爲元齡計。非

不計深慮。遠然試問膏粱醉飽中。得佳子弟者有幾。晏安者鳩毒之媒。憂患者安樂之始。事所必至。理有固然。無足怪也。惟彥謙不爲此。元齡乃能爲此。所謂遺黃金滿贏。不如一經。嗚呼。若房彥謙者。可以風矣。他若原憲之辭粟。楊震之却金。裴俠之蔬飯。自給。趙抃之琴鶴相隨。清風亮節。傳播千秋。史冊所載。代不乏人。如吾者何足比數。敢謂上軼古哲。下邁來茲。但區區素志。亦如士食貧賤時。無改其操。以告無罪於天下後世。是吾書文之本旨也。若夫優孟有言。貪吏不可爲。而可爲廉吏。可爲

而不可爲。此雖一時過激語。今之貪吏。遂援以爲口實。吾斷不敢出此。吾書是文。世有以吾爲夸大之詞。吾不辭其過。必欲以吾爲模楷。效之慕之。超軼而上之。吾亦不任其功。然私心頌祝。不能忍置於懷。亦願世進爲廉吏。恥爲貪吏而已。至於士農工賈。均能以廉節自勵。藜羹不糝。布褐不完。獨明淡泊之志。無貽躁進之羞。惟士有然。耕者讓畔。行者讓路。自忘識知之故。不聞詭誣之由。惟農有然。箕子爲箕。裘子爲裘。時陳高曾之矩。勿存機械之心。惟工有然。有無互通。交易互退。務勤懋遷之業。

西華野言 卷三 四
莫效巧詐之行。惟賈有然。誠能若此。先民矩矱。太古遺風。皞皞熙熙。雍雍如也。豈不懿哉。然求之今日。已不可見。上不以廉勵。下不以廉勉。莫甚於今日。推原其弊。在上者有以致。慨夫貪官污吏。賄賂公進。吸髓敲骨。民不聊生。書吏差役。百端荼毒。如餓虎噬人。盡飽其肉而止。而人已無遺膚矣。豈不痛哉。斯時爲士者。硯歲所獲。以供誅求。猶且未足。安望其厚給膏伙。以勵其學。以養其廉恥。爲農者。沾體塗足。備厯况瘁。幸藉樂歲。八口之家。尙無饑色。稍一荒歉。追呼四至。又稱貸而益之。誰復有以

賑饑聞也。爲工者。日親操作。僅食其力。而要勒多端。並此餬口之資。幾不能保。何有惠工。爲賈者。跋跣艱難。以圖一飽。輸將紛逼。浮收濫征。以至商旅坐困。各有異心。關譏不征。市廛無禁。此風久不聞矣。但稅不過苛。亦云幸事。嗟嗟。上以是行。下以是效。何怪其然。士不守臥碑。冒利營私。猶後也。莫甚於妖言煽眾。農不事力田。敢作妄爲。猶後也。莫甚於輟耕倡亂。工不操本業。賈不營生計。作奸犯科。猶後也。莫甚於齎糧與敵。捐金助虜。以倍收其利。樂聽國敗。陰圖已私。士農工賈。其罪固浮於死。上

亦咎無可諉。是皆不能以廉爲法。而吾書是文。獨責其上者何哉。蓋欲上以身先倡之耳。上旣自廉。士農工賈。稍有不廉。勞之來之。匡之直之。其頑梗如故。又從而董戒之。惕以嚴威。悚以厲法。未有不畏從者。否則行誼不端。節操不立。士農工賈。得所藉口矣。雖日懸禁令。以遏其萌。務峻刑罰。以警其非。是罔民也。罔民者。民必不服。愈激其變。焉有罔民而可爲治哉。故砥廉以吏爲始。士農工賈。均以此爲勉。三代醇樸之風。庶幾復返於今日。是吾之厚望也。吾書是文。非以自明己志。亦以勸世云耳。

後之覽者。其終見諒於是文。

赤松曰。

吳公素著廉節。沉香浦今猶在粵海中。現身說法。以愧貪墨吏。過是浦。能無慙然。是文可見公志。

呂仙曰。貪吏不可爲。而可爲。廉吏可爲。而不可爲。此二語。久爲貪墨者藉口。吳公一語說破。何等爽快。

散不覺擊碎唾壺。

吳隱之曰。承

大仙命。臨壇書破。砥廉文。援及己事。太不自量。復蒙

大仙過譽。能無愧死。

訓善播諺有之。公門路上好修行。此語信非虛也。

雖然造福也易。造孽也易。所云好修行。僅得半語。吾見今之書吏。藉官餘勢。恃已熟例。虛聲恫喝。多端逼勒。其毒甚於蜂蠆。其暴極於狼虎。官藉以寄耳目。民恃以通消息。上下其手。相濟爲惡。遇其害者。傾身家。鬻妻子。尙不滿償。慾壑剝髓敲骨。無所不至。民雖忍氣吞聲。莫可告訴。然怨毒之於人甚矣。哉語曰。干夫所指。不疾而死。遇害雖不及干夫。而怨毒不止。所指死無日矣。卽苟延呼吸。遺孽後嗣。其報更慘。是不可不慎也。至於造福。正自易易。謹慎奉公。慈和待世。無貪分外之財。無飾儻來之

物。遇有抑鬱之訟。冤枉之獄。民不得自理。無可上達。卽爲伸其抑鬱。洗其冤枉。勿論錢鈔。只問曲直。能拔一人出於死難。合家沾戴。鑄金以事。無相忘也。夫全活一雀。尙解啣環。救死一蛇。猶得報珠。况人命關係最重乎。卽不獲人報。定獲天報。造福之大。以此爲首。爾知勉哉。公門路上好修行。好者此也。修行者此也。造福者此也。
訓善貨。爾居心慈和。植行純謹。書吏中不可多得。再能於吾訓善播造福之言。勉力行之。福未有艾也。

訓善普。立志要堅定。不可涉於邪趨。處已要儉約。不可流於侈靡。世祿之家。鮮克由禮。由禮可矣。

十二夕

明臣史閣部可法

地陷天傾。土已墟。一腔忠憤。向誰攄。河山半壁。功消盡。袍笏千秋。血濺餘。報國只憑心膽。在。統師恨未黨奸除。至今魂戀梅花嶺。滿目蒿萊。總不如。讀武侯存氣節文。有感而書。

養氣節文

夫天下不可無氣節。然善養之爲精誠。過用之成

矯激。吾蓋盱衡古今。而不禁深有感於氣節之爲禍也。天下之弊。半積於委靡。天下之禍。半起於氣節。氣節盛則朋黨興。朋黨興則世變激。若漢甘陵。若唐長慶。若宋元祐。若明東林。皆以氣節用事。其始分別流品。其繼各樹氣習。其後互啟攻擊。徒逞其一往喧噉之概。君子與小人薰蕕不相投。冰炭不相入。則邪正雜處。疾之甚而變生。君子與君子名譽不並存。恩怨不並洽。則意見共立。持之甚而勢蹙。黨禍所由來也。如機在括。有觸斯發。不可稍過。可危哉。是故氣節者國脈之安危。亦足驗人心。

之純駁。國當全盛。在上者曰都。曰俞。磨歌共贊。在下者不知不識。耕鑿相忘。無所容其氣節。遞至衰亂之世。是非倒置。曲直瞽亂。唯阿之氣。中於隱微。昏憤之俗。釀爲積習。氣節之士。積不能平。起而相爭。爭不能勝。挺而走險。由是士與國敵。而聚眾譁。謀尊卑分乖。國與士仇。而按籍株連。禁錮事起。嗟夫。矢不觸不足以沒羽。水不激不足以覆舟。祇取滅亡。究於國事何補。愈速之變。亦何忍以一時囂張之氣。激昂慷慨。冒瀆朝廷。至禍其身。坐令國勢傾危。岌岌不可終日。至於把持朝局。誹訕國政。私

黨徧樹。逆迹漸露。此正宵小之尤。烏足以言氣節。又或痛哭上書。未免少年躁進。甘心降虜。亦云得當報恩。所謂氣節者。安在祇取辱耳。均無取焉。故君子於氣節。其伏也則思有以振之。其發也則務有以斂之。太上推賢讓能。和衷共濟。其次平矜釋躁。已見不阿。雖有異同。調停之以化其私。雖有爭競。解散之以遏其漸。又其次如韓琦之鎮定。自處不甚分明。亦老成持重者所爲。至若草茅下士。無黜陟用舍之權。與夫禮樂刑政之責。讀書談道。純養其氣節可耳。不在其位。不謀其政。世有氣節之

士其知所戒。大抵氣節宜於陶鎔。不宜於激厲。宜於律已。不宜於責人。此氣節在平日言之。若事處變故萬難之秋。危急存亡。只爭俄頃。氣節盡則為天地完人。氣節失則為史冊遺臭。誠如武鄉侯文云。又未可以一概論也。氣節烏在其不可存。豈曰養之云哉。

赤松曰。閣部此文可作。武侯存氣節文書後。

呂仙曰。閣部關心時事。無微不至。周朋黨之禍。為害於國運人心者。由來久矣。唐德宗云。治天下易。治一朝朋黨難。嗚呼痛矣。此文復言士習之壞。借言氣

節。把持朝局。誹訕國政。歷朝皆是。今日更甚。尤足以警世。武侯為勵氣節立訓。故曰存。閣部為

純氣節立訓。故曰養。各有見到處。散兩讀之一。則轟烈之語。令散起敬。一則和平之論。令散生慕。均

警世至文也。

史閣部曰。余亡國庸臣。萬死不足塞責。至今猶鬱鬱不安也。何心與。大仙論文。余書此。亦不過見我大明亡國。居於庸臣者半。居於朋黨者半。質之復社諸君子。何詞以對。

赤松大仙

息爭文

人不平則鳴。不勝則爭。大抵然也。推原其故。皆由於血氣未靜。學養未純。小不忍則怒生。偶一挫則怨起。怒與怨交。并思洩其憤。欲逞其戾。憤與戾相積。漸啟其釁。轉尋其仇。而爭之事。競作。其大者械鬪鄉鄰。攻持儕輩。亡身及親。其小者聚訟公庭。結怨私室。傾家及名。其最恨者。兄弟鬩于夫婦。謫徧天倫。汨喪名教。凌夷尤爲人類所不齒。爭之禍烈矣。惟輯柔其氣。陶鎔其質。純粹其學。涵養其天。圭角泯於無形。囂張化於不覺。此上哲士不易得也。

孔聖曰。血氣方剛。戒之在鬪。孟賢曰。好勇鬪狠。以危父母。時時以此語警悚其心。防閑其失。釁隙不敢開。報復不敢啟。懍身家之禍。懷刑法之懼。至於家庭密邇。妻子好合。如鼓瑟琴。兄弟旣翕。和樂且耽。父母其順矣乎。一堂歡笑。釀之六合太和。語有之。和氣致祥。乖氣致戾。爭者乖氣所由積也。戒之哉。祥與戾。惟人自召。爭與不爭而已。吾深憫夫世因爭釀禍者。比比皆是。故臚陳其弊。而書息爭文。

十三夕

漢壽亭侯關

卷二初集

三

孽海重重魔障積。橫連萬里深千尺。風噓暗谷寒
澈肌。霧翳陰崖苦羈魄。天地四顧何蒼茫。臨風倚
劍淚幾行。大願難教氣數轉。多情欲挽波瀾狂。神
仙有筆真脫穎。不藉造樓與扛鼎。最清切處三帙
傳。大制作來一椽挺。欲進蒼生羣被春。有心化導
臨凡塵。一拳碎孽黑雲縷。雙手扶回紅日輪。太息
癡迷塵夢子。聲聲喚醒情何已。頑石也知低點頭。
迅雷何至裛充耳。爭奈狂徒無震駭。舊行不改真
罪魁。靈臺光翳墮凡障。暗地心欺生鬼胎。上天震
怒降災疫。腥風吹起黯無色。更憐浩海紛機槍。可

惜崑岡裂玉石。愴懷時事難更難。人心惶懼俺心
寒。爲愁世上眾生苦。忍坐雲端雙眼看。大地欲沉
禍無極。浩劫茫茫歷千億。救世殷勤嗟有心。回天
志願恨無力。吁嗟夫人生寒暑百年期。飈車電旆
疾若馳。回頭道岸悔不早。轉眼光陰更何時。吾
慨世變孔亟。時事日非。不能忍置於懷。故紀以一
古。

赤松曰。聖帝亦云無力。散何望焉。噫。世變其不能已

耶。知其不可而爲之。果何謂也。大仙曾謂散忍於忍。

呂仙曰。

大仙何隱有忍懷曩。

大仙曾謂散忍於忍。

今何欲蹈散轍。時事愈不可爲耳。

赤松大仙

存仁文

仁總四端。兼萬善。其體至精。其用至溥。仁烏可以不存。許魯齋詩曰。萬般補養皆爲僞。只有操心是要規。陽明論學。存誠爲第一要義。要而論之。存誠以去僞爲本。僞去然後誠存。誠存然後仁與俱存。是欲存仁。非去僞不可。稍一雜僞。人欲由是起。天理由是漓。仁且汨矣。烏乎存。去僞之要。心曲體認。無一念敢疏。言行警惕。無一端敢肆。私欲庶可以

淨盡。而不爲蒙蔽。天理庶可以葆固。而不失流行。是故存之在己。克己復禮。操持之力堅。反本還元。渾涵之理備。存之在人。安老懷少。立達之欲遂。博施濟眾。位育之功宏。雖然。仁不可得而見也。得見去僞可耳。

十四夕

赤松大仙

守義文

天下無不循理之君子。天下無不逞欲之小人。理欲之辨。義與不義而已。義者理所宜。欲所止。而萬

事之準也。君子惟涵養乎德性。事皆合乎理。理勝而欲絕。小人惟蕩越其心思。事皆反乎義。欲勝而理汨。幾微之間。不可以不辨。平日能守義之經。達義之權。念有專營。事無旁騖。方寸內欲然自足。斯俯仰間綽乎有餘。義路是由。無歧趨也。義方必慍。有範圍也。由是喻義集義。達義精義。以妙化神之用。士之事也。畏義服義。慕義趨義。以安本分之則。庶之事也。人人皆去利懷義。治之本也。反是義背而理乖。理乖而欲溺。欲溺而情貪。蕩檢踰閑。靡有底止。大者犯上作亂。甚者設機逞巧。小者挾詐懷

私。妄作敢爲。全不知愛。以至大者禍於身親。甚者遁於奇衰。小者亦壞其心術。墮其行誼。無他。不以義爲守也。可不戒哉。

開智文

老道祖曰。大智若愚。又曰。上德不德。人惟安其渾。醞之天。守其桮棹之素。以自率其真。獨抱其質。斯可耳。如樹木然。拳曲臃腫。不中繩墨。大匠見而却走。卒不受斲削。得以保全其本根。暢茂其枝葉。惟其拙也。如蝸之緣牆。愈高而涎愈乾。乾則蝸死。驟之走路。愈遠而力愈竭。竭則驟斃。惟其智也。善夫

抱甕之叟有言。有機器者。有機心。有機心者。有機事。彼以機來。此以機應。不如獨守其拙。若是拙。可爲智。不可爲固也。而吾言開智。豈不與斯旨相刺謬。吾正謂以智自恃。徒勞其形。徒損其神。思慮營營。不安於拙者說也。又爲逞機鬪巧。炫異騁奇。自謂能智。而不知滅其三綱。墮其五常。汨其本心。絕其生理。不智孰甚。吾蓋深痛其所爲。狂肆謬妄。不忍坐視其亡而不救。故又爲說。說何在。夫人未有不樂其生。畏其死。彼以爲智。而逐逐以營。無論其得不得已。陰耗其精力。精力耗。烏可以生。祇促其

天年。人生若朝露。胡爲勞其生。利欲蔽錮之也。吾爲淡其念。濬其性。使之以真。獨守以樸。自返庶乎可綿綿若存。養生之要訣也。人亦未有甘於爲小人。而不欲爲君子。違正教。趨異端。薄倫紀。務機變。罪大惡極。以此爲最。直禽獸不若。斥爲小人。猶未蔽其辜。而謂智者爲之乎。此固狡黠者流。首倡其說。煽誘無知。悞入其中。而不自返。殊可恨也。吾又爲指其迷。正其惑。直警以禽獸之行。小人尙不甘爲。况於禽獸。其必不肯爲可知。彼不過躡蔽於始。至爲浮言所動。乃趨於禽獸而不自知耳。一有大

聲疾呼。如暮鼓晨鐘。發人深省。當其平日。清氣尙存。捫心自思。能不知悔。亡羊補牢。未爲晚也。失之東隅。收之桑榆。猶可及止也。是則吾書開智文之深意也。不然守拙可耳。智云乎哉。

梓潼帝君

掌握文衡佐帝宮。掄才首在一心中。桂林香送秋風早。杏苑濃添曉日烘。鑑藻公平憑尺玉。筆花奇夢啖綾紅。丹梯有路扶瑤上。善氣蒸蒸運自通。

十五夕

赤松大仙

萬里河山獨倚筇。跨來孤鶴偶停蹤。月移梧影庭前落。露挹荷香沼面鎔。冷眼無端看世界。閒愁何事掛心胸。一編誥誡初完帙。善格蒼穹上九重。

呂仙純陽

碧空無際幾支筇。縹緲鸞臺自駐蹤。天地胞胎都剖破。陰陽爐炭獨陶鎔。吟詩未就清新句。酌酒聊澆塊壘胸。世事何堪回首望。忍令塵劫積重重。

呂仙純陽

書成醒世是誰功。喜有英才志氣雄。三教言傳千載上。眾生劫救一編中。澤沾蓮座覃恩露。曲譜薰

琴解愠風無限深衷聊共寄。又來攜手下塵空。

赤松大仙

擎天有願恨無功。挺力撐持志獨雄。冷淚雙痕經
 帙裡。熱腸一副酒杯中。撥開塵海迷漫霧。拂送壇
 庭蘊藉風。多少深情誰共語。團圓明月漾晴空。
 滿腔熱血向誰澆。赤松經帙初完力盡銷。回日揮
 戈空有願。呂仙臨風倚劍總無聊。任他塵劫沉滄
 海。赤松伴我雲蹤過野橋。詩意未慵聯詠共。呂仙
 寄懷都在碧空遙。赤松

赤松曰。今夕無事聯詠。意甚閒也。

呂仙曰。一編完帙。得此暇夕。又值明月澄空。薰風入座。

此樂何極。聯詠數章。愧散俚句。不足值晒。勉强效顰。正如秦鏡媿妍畢鑑。

赤松曰。無過謙塵劫紛紛。大仙與散悲憫正切。何心

吟詠興之所到。聊復爾爾。工拙何取焉。大仙與散。

呂仙曰。有心哉。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。先後同志。悲憫苦心。散愧不及。散雖不愬。然不及

大仙獨切。後來居上。散亦可自卸其責。大仙何竟

赤松曰。散非好事。上帝所命。不得已也。大仙何忽

不我諒。散事即大仙事。通於一氣。

以卸責自言。世事愈可知。大厦非一木所支。大局非一散所挽。已矣。散亦將從此逝。

呂仙曰。大仙何又出此言。非散所敢知。非散所願聞。天下滔滔。其誰與易。舍大仙更無人也。

赤松曰。散知大仙未能忘情。雖然。何以教散。

呂仙曰。大仙方將以天地爲爐。陰陽爲炭。合寰宇蒼生。盡陶冶。散當侍其側。搖扇助其燄。是散事也。袖手旁觀。斷不忍此。

赤松曰。大仙有心。稍施法力。其光熊熊。上燭霄漢。下耀寰區。陰翳盡消。散心有餘。力不足得。大仙廬

念蒼生之福也。散之願也。

呂仙曰。醒世要言。散亦嘗參末議。幸附驥足。挈網提領。大仙事也。散何與焉。觀此一斑。窺盡全豹。大仙步散亦步。大仙趨散亦趨。惠教散者良多。

醒世要言初集卷三終

跋

太上曰：「禍福無門，爲人自召，善惡之報，如影隨形」。書曰：「作善降之百祥，不善降之百殃」，此亘古不易之理也。

「醒世要言」一書，乃八十多年前，時在光緒三十二年間，黃大仙師與列聖仙佛降乩於南海西樵崧崗普慶壇之文諭示告，彙集而成，編印之善書也，書中親仁勸孝、倡行仁義，包羅百德，含義廣博，集三教之大成，修六經之精粹，正是慧海慈舟，金科玉律，而福善禍淫，更見警惕，允屬善書之佳選也。

赤松黃大仙師，原籍浙江金華，據稱生於晉成帝咸和三年（公元三二八年）八歲牧羊，十五歲隨仙翁入山修煉，凡四十多年，丹成九轉，藥煉回春；成仙後威靈顯赫，化身濟世，村民爲崇德紀功，建廟奉祀。迄宋代更爲帝皇所尊崇，重修廟宇，並差遣親信大臣專程朝拜，御頒聖旨，以「有求必應」爲頌揚，該黃大仙祠，在一千多年前已屹立於金華赤松山上，後因地理環境移易，廟址被列入水庫範圍，淹沒無存，水乾時猶見殘垣敗瓦，可供憑吊，而黃大仙師之遺跡，山洞之所在，至今村民仍津津樂道，並銳意另闢新址，恢復廟貌，以供旅遊人士景仰云。

赤松黃大仙師之聖跡南下廣東，始於百年前之番禺大嶺，再而廣州花地之普濟壇及西樵崧崗之普慶壇，至於香港普宜壇，則源於七十多年前西樵普慶壇善信梁仁庵鈞轉喬梓，迎請仙師寶像來港，設普宜壇闡教，至一九二一年，與諸善信君子創立齋色園，奉行儒、釋、道三教，並建立赤松黃大仙祠、孟香亭佛堂及麟閣孔殿，茲值齋色園創立七十週年紀念，特將「醒世要言」重印，使與重印花地普濟壇之「驚迷夢」後先輝映，以之分贈道侶，人手一冊，虔誠閱讀，恭承訓誨，庶幾明瞭齋色園推行贈醫送藥，安老扶幼，作育英才，服務社會「普濟」事工之餘，還得福悟仙師勸世教人之苦心，善惡報應之眞理，非謂作奸犯科，乞靈於神前，便可消災解厄，而得福應，必也，於五倫日常之理，仁義忠孝之端，正心修身，做好人，行好事，才可得仙師之庇祐，而獲福報。今藉「醒世要言」木鐸之聲，發聵振聵，深願有緣之人，能體會金玉名言，潛移默化，善與人同，福有攸歸。書曰：「皇天無親，惟德是輔，則仙師「勸善」之主旨可期，同沐「普濟勸善」之功也，書本印成，謹綴數言，而爲之跋。

後學黃允敬敬書於香港齋色園普宜壇

一九九一年歲次辛未仲冬吉旦

跋